



*Die  
Transformation  
der Sozialdemokratie.  
Eine Partei auf dem Weg ins 21. Jahrhundert*

# 社会民主主义的 转型

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

〔德〕托玛斯·迈尔 著 殷叙彝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Die  
Transformation  
der Sozialdemokratie.  
Eine Partei auf dem Weg ins 21. Jahrhundert*

# 社会民主主义的 转型

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

〔德〕托马斯·迈尔 著 殷叙彝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1-230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德)迈尔  
(Meyer, T.)著;殷叙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7  
ISBN 7-301-05073-9

I.社… II.①迈… ②殷… III.①社会民主主义-研究  
②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研究-欧洲 IV.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38072号

Copyright © by Verlag J. H. W. Dietz Nachfolger GmbH Bonn 1998 together  
with the original title of the said Work.

中文简体版由德国波恩狄茨继承人出版社授予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 名: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

著作责任者:[德]托玛斯·迈尔 著 殷叙彝 译

责任编辑:金娟萍

标准书号:ISBN 7-301-05073-9/D·0537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7

电子信箱:[zpup@pup.pku.edu.cn](mailto:zpup@pup.pku.edu.cn)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6.625印张 165千字

2001年7月第1版 2001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15.00元

## 译者前言

《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 21 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理论家托玛斯·迈尔的新著。迈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 1989 年柏林基本纲领的主要执笔人之一，现任该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任，艾伯特基金会政治教育学院院长，还兼任多特蒙德大学教授。他曾经发表许多论述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其中的《民主社会主义导论》(1980 年)及其修订增补第 3 版即《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导论》(1991 年)<sup>①</sup>对我们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这本新出的书除了扼要论述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渊源和历史发展以外，着重论述了 70 年代末以来的社会民主主义危机和苏东剧变对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探讨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如何适应当前高度信息化、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改变策略，同时保持和发扬自己的身份特征(Identität)以迎接 21 世纪这一重大问题。作者在写作本书时，法国社会党和英国工党已上台执政，本书出版后不久意大利左翼民主党组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后与绿党组成联合政府，从此形成了西欧各国除西班牙和爱尔兰以外全部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执政或以它们为主组成联合政府的局面。研读本书中提出的问题和观点对于我们认识和分析这一现象会是有帮助的。

---

<sup>①</sup> 中译本改称《社会社会主义导论》，1996 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我在译完本书后想就一些主要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供读者参考并且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 一、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起源和演变

社会民主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 1848 年欧洲革命时期。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主义同盟成员曾经作为激进的一翼参加这次民主革命，设想要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且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创造条件，因此曾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或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一时期，德、法等国也有一些激进民主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提出社会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或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但是他们至多只是对工人阶级怀有模糊的同情，甚至是用社会民主主义的空话来掩盖自己的特殊利益，欺骗工人，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革命失败后有一段时期不愿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一名称来表示自己的观点，而是宁可自称为共产主义者。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欧洲各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陆续发展起来，但仍旧袭用了社会民主主义一词。德国的拉萨尔派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并把机关报命名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曾参加第一国际的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所领导的爱森纳赫派也把自己的组织命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75 年这两派合并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 年改称社会民主党。此后各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通常也命名为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当然也有命名为工党或工人党的）。在这一时期，社会民主主义的概念起初仍比较模糊，但后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逐渐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并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同义词使用。它同时也表明，争取民主也是工人政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

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概念主要包含两点内容：工人阶级组成

政党,取得政权;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剥削。这是参加第二国际的所有社会主义党派共同接受的。关于用什么手段取得政权却存在很大的分歧。因为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并没有从原则上排除工人阶级和平取得政权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很小的,因此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仍旧包含暴力革命的意思。第二,自从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认识到由少数人带领群众发动突然袭击以夺取政权的策略已经过时,社会主义政党必须通过长期的合法斗争积蓄力量,等待合适的时机才能成功地发动革命。与此同时,由于绝大部分欧洲国家已不同程度地实现普选权,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代表人物开始进入议会,获得了通过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途径逐步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可能。因此,第二国际各党的日常工作主要是议会和地方议会的选举、议会内斗争以及工会斗争。各党的领导人物尽管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而且还不时提到工人阶级必须掌握政权这一目的,但是关于如何把日常斗争和最终目的结合起来,亦即如何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合法斗争转向推翻这一制度的、多半要依靠暴力手段的革命,他们并没有提出自己的策略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各党内部对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理解和解释出现分歧是十分自然的。

到19世纪末年欧洲各国社会党内部的派别分歧已很明显。右派热衷于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改良主义,实际上已放弃了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左派坚持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并且竭力探索新形势下的革命策略。中派口头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动摇不定。分歧不仅限于国内问题。当时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矛盾日趋尖锐,不断发生冲突,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日益加剧。各国社会党的左派坚决反对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积极进行反对扩军备战的宣传和活动,而且提出了在万一战争爆发时要利用它

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发动群众推翻本国政府的革命策略。右派明显地暴露出沙文主义倾向，中派仍是在口头上坚持国际主义，到关键时刻动摇不定。这一情况终于导致大多数欧洲社会党的领导在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支持本国政府参加大战。

尽管如此，社会党内的各派一直仍旧笼统地使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来表述党的思想和理论，但各自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已大相径庭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在批判德、法等国支持战争的社会党领袖时还是指责他们“背叛了社会民主主义”。直到1917年4月，列宁才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当抛弃社会民主主义，改称共产党。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规定，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不仅要改称共产党，而且要修改“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还必须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清楚地了解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区别。从此以后，在共产国际及其各党的文献中，社会民主主义成为一个贬称，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同义语。另一方面，各社会党内的中派和右派仍旧维持原来党的组织和名称，仍旧把自己的主张概括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来同共产党所主张的布尔什维主义对立。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内涵与第二国际时期相比已有变化，它的基本内容是：主张用和平的、渐进的方式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提倡一般民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社会党方面开始把民主社会主义当作社会民主主义的同义词使用，这也是为了突出它们的主张的民主主义性质，突出它们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对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社会党的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1951年法兰克福成立代表大会通过的《原则声明》正式宣布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为目的。从此以后，在当代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献里，社会民主主义一词逐渐被民主社会主义一词取代。

## 二、民主社会主义

从社会民主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当然不仅是一个更换名称的问题,而是也意味着社会党的理论和政策的变化和发展。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西欧有一些社会党曾在短期执政或参与执政时以及在市镇自治机构中推行改良主义政策,许多社会党理论家也不断吸收或提出一些观点,为党的改良主义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声明》在这一基础上阐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为所属各党提供了制定纲领的基本准则。各党也从不同的方面进一步阐述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由于社会党强调民主社会主义的开放性,所以对它的解释也不企求完全一致,但是以下几点可以说是普遍得到承认的。

如前所述,社会党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党创立的,是承认科学社会主义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社会党也没有否认这一传统,甚至可以说许多党仍旧自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社会主义却主张世界观的多元性,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是多元的,包括欧洲古典哲学、人道主义和宗教(主要是基督教)思想等等,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惟一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坚决反对列宁主义。但是各党在不同程度上肯定马克思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历史作用,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实际上,从一些社会党的纲领和一些社会党理论家的著作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关系、生产资料占有者对无财产者的剥削乃至南北关系的分析中,仍旧可以不同程度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民主社会主义既然拒绝了科学社会主义,也就不再根据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矛盾的发展来论证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而是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些基本价值(自由、平等、公正、团结互助等等)的



实现,并且以这些价值为尺度来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这是19世纪末年产生的伦理社会主义观点在社会党内的影响的表现。但这种观点是与以经济为基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并存的。就这一点来说,民主社会主义带有二元论性质。很早以前,伯恩斯坦就鼓吹过这种二元论观点。他参加起草并且对之起了重要影响的192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格尔利茨纲领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使为解放无产阶级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成为“历史的必然”和“合乎道义的要求”。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已不再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各国社会党的纲领大都在原则论述部分把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对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论述并列,这也可以说是二元论的表现。

民主社会主义一方面提倡抽象民主,主张在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框架内通过合法的渐进的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十月革命以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分裂成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两个阵营以来一贯如此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各国社会党对待本国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有了重要的发展。早在第二国际时期,各国社会党的右派就已经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条件下可以通过议会制民主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交战国的社会党领袖曾经以不同方式参加本国政府,改变了社会党人是“没有祖国的家伙”(社会主义的敌人从“工人无祖国”观点引申出来攻击社会党人的话)的形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些国家的社会党曾参加联合政府或甚至单独执政,被法西斯势力统治或侵占的国家的社会党领导和广大党员参加了抵抗运动,战争结束后又参加了重建共和国的工作,因此更加明确地认为这个国家是“自己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西欧国家的社会党获得长期或阶段性的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机会,在野时也是重要的反对党,因此已成为这些国家的“当权派”或“现存权力机构”

(establishment)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完全承认了这一制度的政治游戏规则。至此社会党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认同过程已经完成。

从第二国际时起,社会党的各派基本上一致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主要是国有化)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民主社会主义起初仍旧主张这一观点,一些执政的社会党还曾努力推行国有化。后来它们逐渐改变看法,不再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主要标志。1997年英国工党决定修改党章第四条,取消其中关于公有制的主张,突出地说明了民主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观念方面的这一根本性变化。目前各国社会党普遍主张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并在这一框架内由国家生产和市场实行宏观调控,主张工会和工薪劳动者参与经济决策和企业的生产管理(即所谓的“经济民主”),同时维护社会福利国家。大致到8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还有一些领导人和理论家强调社会党的改良主义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而不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但一旦在所有制问题上走出这样的决定性一步,再说什么“变革”和“维护”制度的差别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在国际问题上,社会党既然对自己的国家认同,当然也要首先维护本国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与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的对立也通过国家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因此西欧各国社会党是支持冷战的。它们虽然反对美国的霸权,但是也有与它妥协合作的一面,基本上是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的。70年代以后,各国社会党主张维护世界和平,全面裁军、共同安全,东西方缓和以及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主张从全球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环境保护战略和南北关系,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苏联东欧剧变以后,民主社会主义积极促进欧盟的发展与巩固,主张欧洲一体化,实际上企图以此来与美国的霸权对抗。但是从最近的北

约空中侵略南斯拉夫联盟看来,原西欧各国的社会党仍未能完全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对共产主义的疑惧以及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残余。这一点是我们今后研究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时应当特别重视的。

总之,根据以上概述的民主社会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50年来的发展,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判定,民主社会主义是企求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框架内,通过利用和改善议会制民主和政党政治,对资本主义制度实行逐步改良或“纠正”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体系。

### 三、从民主社会主义回到社会民主主义

#### ——关于两个概念的争论

1992年9月,社会党国际在柏林举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以“变化中的世界上的社会民主主义”为主要论题并就此发表了声明。这一主要文件和大会上的一些重要讲话中都不同程度地交替使用“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二词,这一情况不是偶然的,它表明,苏东剧变后一些社会党内对于是否应当继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一词来表述社会党的理论和政策已经产生疑问。

苏东剧变以后,欧美各国右翼政治家、理论家和传媒竭力宣扬资本主义已取得最后胜利、社会主义已彻底失败的谬论。他们不仅攻击共产党,而且也攻击社会党。“历史已经终结”和“社会民主主义世纪已经结束”的说法一时甚嚣尘上。社会党方面尽管过去和现在都强调民主社会主义和苏联东欧国家的“现实社会主义”有根本区别,但在这样强大的攻势下也感到很被动。此外,由于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纷纷改称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特别是东德的统一社会党起初加上“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副称,1990年2月起正

式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这就更加使社会党人感到存在概念上的混乱。

最初对此作出反应的是两德合并前夕成立的东德社会民主党。它在1990年2月的基本纲领中表示只有在确信“民主社会主义”一词不致被误解为“现实社会主义”或者不致与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混淆时才使用这一概念，“因此我们宁愿使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接着，奥地利社会党在经过酝酿讨论后在1991年6月决定改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原东德社会民主党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扶植下建立的(两德统一后已并入该党)，它的纲领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帮助起草的，因此上述观点实际上反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本书作者迈尔在这时已经在《社会主义还剩下什么?》、《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导论》等书中论证了这一观点。他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部分人主张在目前的困难情况下以进攻姿态捍卫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要使公众认识到现实社会主义的崩溃绝没有使民主社会主义丧失信誉，而是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已使“社会主义”大大丧失信誉，如果继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它所造成的误解会超过它对人们的启发，因此坚持旧的名称是没有好处的。迈尔是代表第二种态度的。他坚决主张用“社会民主主义”一词代替“民主社会主义”。

迈尔之所以主张更换概念，不仅是由于上述客观情况，还有深层次的原因，这涉及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认为，社会主义本身存在矛盾：它一方面指望在现实世界上实现公正，另一方面又许诺一个新世界；它既从事日常斗争和微小的改良，又是预示未来的伟大信念。19世纪末年，修正主义已经指出在日趋复杂的工业社会里，社会主义的未来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布尔什维克仍旧坚持这一理想，因此遭受严重的损失。民主社会主义本来在实践

中是完全适应已经改变的客观情况的,但是它也没有把社会主义将要解救人类这一幻想排除出它所使用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内容,结果陷入行动和言语的二元论。这些概念仍起着原来的那种“感应作用”,它所包含的乌托邦成分已成了社会党的负担。迈尔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社会主义已成了“空洞的概念”,“这个伟大的词已经用坏了”,因此民主社会主义一词也就不好再使用了。但是社会主义的遗产中还有许多东西将会保存下来,特别是对普遍民主的要求,这种要求就是社会民主。迈尔的结论是:“社会民主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社会民主。”

另一派意见的代表人物赫尔加·格雷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的委员,著名的工人运动史专家。她认为社会党人在选择民主社会主义一词时摒弃了乌托邦思想,但并未排除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理想,反而是有成效地重新论证了这一思想。正是在苏东剧变以后,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 and 对抗力量,同时又作为解放的、进步的调节思想的历史才能真正开始。她认为,资本主义如果不是不断地受到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的纠正,就不再会有可靠的前景,甚至保守主义者也懂得这一点。保守主义者从来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设想出一个塑造公正世界的模式,但是聪明的保守党人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从来不会抛弃左派创造出来的方案,只不过要赋予它以更加温和的形式。因此,如果社会党人要自己埋葬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那么这对于世界的进步和发展来说将是一场悲剧。当然,民主社会主义必须对各种歪曲、误解和错误进行批判性思考,并且在某些方面重新作出明确的解释。

德国社会民主党前主席汉斯-约亨·福格尔也表示反对放弃民主社会主义概念。他提出两点理由。首先,社会需要一个总的设想,使人们认识政治要为什么目的服务,政治应把哪些目标置于优先地位以及怎样达到这些目标,否则就不能有预见性地制定政策。

其次,社会需要一个关于更加美好、更加公正的社会的理想作为推动力量,并且为未来指明方向,否则本世纪在当前制度下进行的改良就不可能完成,在某些领域如生态问题上的大幅度意识转变就不可能实现。福格尔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 1989 年柏林基本纲领就是这一总设想,苏东剧变没有使它过时,反而使它的现实意义加强了。

这一争论达到一定程度即告结束。1994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发表一个文件《社会主义——关于处理一个概念的困难》<sup>①</sup>,介绍了争论双方的观点,却完全回避了对这些观点的是非作出判断。但是实际情况是,近几年来社会党的文件和涉及社会党的论文和著作中,社会民主主义一词又逐渐取代了民主社会主义一词。

关于这一争论,有以下两点是值得着重指出的。

首先,历史上的社会民主主义一词的德文是“Sozialdemokratie”,这个词既是指社会民主党,也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义。“民主社会主义”在德文中是“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其中的“民主”为形容词。因此这个用语的主体是“社会主义”,这说明社会党仍旧以“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为自己的目的。目前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使用的“社会民主主义”,按照迈尔的解释既是原来的“Sozialdemokratie”,又是“Soziale Demokratie”。后面这个词组的精确译法应是“社会的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因此这个用语的主体已是“民主主义”或“民主制”,而“社会”一词是形容词。这说明,社会党人已认为社会党应当明确表示他们是以赋予当前的民主主义制度以“社会的”内容为目标,而不再企求用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或(民主主义的)资

<sup>①</sup> 参看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28—237 页。

本主义。

其次,上述思想并不是只有主张改换概念的人才有,而是主张保留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人也赞同的。前面引述的格雷宾的看法实际上是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起了而且还将起“纠正”资本主义的作用。另一个主张坚持这一概念的理论家霍斯特·海曼甚至说:“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设计并实际建立一个替代的经济制度的尝试应当被看作是最终失败了,……只有在经济制度和整个社会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才能挽救社会主义的概念”<sup>①</sup>。这就是说,社会党要把现存社会改造得更好一些,却不想用另一种经济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上面提到的基本价值委员会文件在概括叙述这一派人的观点时也指出,他们认为,民主的工人运动已做到在西欧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中“使资本主义改变成一种受到社会节制的、开明的和温驯的资本主义”,而且在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区,“从理论上讲可以容许人们假定有可能实现一种不再主要依靠剥削人的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因此他们也并不打算用一种社会主义的或“替代的”经济取代资本主义经济。他们所要坚持的无非是那个使民主社会主义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本质:“它过去是现在也是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原则,同时也是解放与进步的规范思想,尤其也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自我描述和自我理解。”<sup>②</sup>(仿宋体字是引者使用的。)

由此可见,争论双方在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分歧,但另一方面,概念和用语之争后面却隐藏着一些实质性的变化。

---

① 《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第261页。

② 《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第236、237页。

#### 四、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趋同

社会党国际和一些社会党的纲领性文件常常列举若干种哲学、政治、社会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思想渊源,并以此来说明自己的多元性和开放性,这当然是符合实际的。然而,如果从民主社会主义所声称追求的并且用来衡量未来美好社会的尺度即基本价值来说,民主社会主义只有一个来源,即自由主义。这里的自由主义是指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主义时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宣布的法权和伦理原则,即自由、平等和博爱。

恩格斯早就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这些原则的彻底实现就是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唯心观点,但是在指责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背叛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诺言从而使“自由、平等、博爱”成为虚伪的口号这一点上却是和空想社会主义一致的。伯恩斯坦根据这一情况,在189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提出,应当把以自由主义为名义的资产阶级政党与“作为世界历史性运动的自由主义”区分开来,而社会主义“不仅就时间顺序来说,而且就精神内容来说,都是它(指后一种自由主义——引者)的正统的继承者”<sup>①</sup>。他还说,虽然自由主义最初获得的固定形态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但这并不妨碍它“在事实上表现一个更为广泛深远得多的普遍的社会原则,这一原则的完成将是社会主义”,因此“可以把社会主义也称为有组织的自由主义”。<sup>②</sup>

在我们见到过的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文献中,很少看到

<sup>①</sup>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97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00页。



涉及上述观点的批评和争论。大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观点才在社会党的文件中逐渐得到重视。最突出的一点是,一些文件常常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如下一段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在本书作者迈尔的代表作《民主社会主义导论》及其修订新版即《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导论》中,这一观点得到了详细的阐发。迈尔认为:“从历史来说,现代社会主义是近代自由主义的自由运动的彻底的继续发展。它克服了由资产阶级的财产利益决定的对近代自由主义概念的限制和歪曲。”他还说:“社会主义要使所有的人在一切实生活领域的自由成为现实。它作为自由主义的自由运动的继承者和完成者建立在这一运动的基础之上,并且在自己的纲领中保持了这一运动的真正成就。”<sup>①</sup> 在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的人在一切生活领域的平等的自由将通过团结互助和社会组织得到实现”<sup>②</sup>。这实际上也是对伯恩斯坦关于“有组织的自由主义”论点的发挥。

自从社会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参加议会斗争以来,它和自由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既有斗争,又有联合。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二战后的发展,目前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党的对手主要是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政党,然而双方的对立情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相比已截然不同,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相比也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是因为:

第一,如前所述,社会民主党已对现存国家完全认同,它与新自由主义政党在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上是一致的,只有政策上的差别,没有原则上的分歧。

<sup>①</sup> 《社会民主主义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5页。